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九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無傳四同盟）○閽弒吳子餘祭（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祭側界反）○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祓除既了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茢音列○穰如羊反孔疏茢是帚蓋桃為棒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䖝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 郟敖康王子熊麇也 王子圍爲令尹 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 使公冶問 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此璽書之詞 公治致使而退 致季氏使命○

使去聲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孔疏多見疏外我也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季孫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政事如平時否則終不言及疾聚其

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餼許氣反）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施去聲）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肄餘也屏城也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比毗志反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

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 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言二子禍福之遲速何如 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 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孔疏。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鄫。才陵反。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一說尚當取叔侯而殺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恠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孔疏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為季札歌者

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異也 曰美哉美其聲 始基之矣 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爲之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以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幷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爲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 爲之歌鄭 詩第七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為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 爲之歌

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汧苦賢反為之歌魏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本之以險而以德輔之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渢敷劍反為之歌唐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去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鄶古外反○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五十里有鄶城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孔疏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异樂音亦殊後之作者各從其舊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衰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孔疏衰者差也九章算術爲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按依孔衰宜音初危反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之餘俗故未大衰○孔疏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為此歎變小雅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倨音據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施去聲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底音抵行而不流制之以義○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

德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偪王者雖為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偪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王者雖為在下與之疎遠而能不有攜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泆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為人所厭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為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寛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為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也

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孔疏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

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顧氏炎武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濩音護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見舞韶箾者舜樂○箾音簫○孔疏箾即簫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此云韶箾即彼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簫為名簫字或上或下耳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幬徒報反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

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反繒也紵直呂反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

說遽瑗（遽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鰌音秋）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爭鬬之爭）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幕音莫）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蠆丑邁反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許氏翰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酀於顯反即後所云高偃是也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晳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難去聲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

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長上聲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

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

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

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夏四

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蘇氏轍曰佞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

而王弗察猶王殺之也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書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鄭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

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與音預下同)助之匿其情矣(子圍欲篡故子蕩將佐之皆知其將為亂故為之匿)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狠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食音似)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以其無子故自受役)而往與於食有

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虺虛鬼反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并三人為身。如算之六。○言亥字上二畫為首。六畫為身。如算之六者三也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竪置身旁。○如。徃也。言除下亥上二畫。徃置身旁。便是與老人從初生年起至今癸未日之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為二萬之數。以三六之算為六千

六百六旬之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文伯．士弱之子○此說上文亥字之自數也．蓋甲子一周有六十日．總四百四十五箇甲子．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季之甲子．方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既使爲主衣服之官．又以爲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人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

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終子産言有子禍也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儋丁甘反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

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單音善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時音止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廖力彫反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譆許其反鳥

鳴于亳社（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鄭氏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植直吏反敖亦作傲）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

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雍去聲）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

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汏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皙直。三家彊。○言當就子皙之直。助三家之彊。以共攻伯有子產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言我皆無所黨。國家之有禍亂。誰能預知其所終。彼三家者。勢果強而理果直。則禍難何從而生也。三家不能強直。所以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葬伯有之黨。必得罪於三家。故不謀而出奔也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順我三家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

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瀆音豆○不與音預）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頡即羽頡為馬師之官）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名子產（駟氏伯有俱名）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南三十五里有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

圖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　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今開封府延津縣是縣北十五里有古酸棗城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　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蟜音矯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　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　裨竈指之曰：猶可

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娵子須反訾音茲○孔疏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曰娵觜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娵觜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十二次子為玄枵亥為娵訾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任音壬○今任縣屬直隸順德府縣東南有古任城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比毗志反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

羽頡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蒍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艾魚廢反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佗音沱鄭罕虎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

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汝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幷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求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胡傳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

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洽曰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稽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爲宋財之無歸明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平聲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既成也）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扶運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因其有罪而斃踣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 曰。唯君用鮮。鮮野獸 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 子張怒。子張豐卷 退而徵役。名兵欲攻子產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 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音主。衣之橐也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竝畔為疇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鞍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

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豫立交道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懦乃亂反，厭平聲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公孫蠆以嬰害己欲以計殺之 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 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 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僂力侯反渻生領反 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漢初尚書唯得二十八篇在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馬融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大誓無此言書傳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衆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及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謚裯昭公名○裯直由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比必利反衰七雷反○衽而甚反爲兩燕尾綴於身傍所以掩裳際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爲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閎。（閈門也○閈戶旦反里門曰閈。閭也閎獲耕反衡門謂之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使去聲）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葺覆也○從去聲下賓從同）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

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閒音閑暴步卜反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僑子産名文公晉重耳○燥素早反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庳音婢觀去聲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圬音烏塓莫歷反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燎力妙反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去聲下巡行同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

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賓之憂樂晉則同其好惡事之得失晉則巡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迮側百反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

（同姓之宴）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加禮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既立展輿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立為君○按以當為之傳寫誤也說本趙氏匡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為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家氏鉉翁曰買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輿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延延陵

（州來邑名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

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去聲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朝直遙反○早見曰朝暮見曰夕忠善盡忠為善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遽其據反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道音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

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厭於甲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貫古患反）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覆芳服反）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産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聞音問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今周書武成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降戶江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行。○去聲。下同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九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

華亭姚培謙

昭公 名裯襄公子母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招常遙反○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鍼其廉反○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同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太原晉陽縣○穀梁傳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莒展輿出奔吳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季氏本曰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不以為君也○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傳無○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麇九倫反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高氏閌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昬禮○墠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

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櫜音羔，弓衣也）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東虢君為鄭所滅，故為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

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謗也○罷音皮〕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也壅苗為蓘○穮音標蓘音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饉其靳反〕且吾

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難。去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

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子羽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背音佩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簒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會子

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今周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莒

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 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 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 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 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 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踁。户定反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爲國衛。如牆爲人蔽 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於牆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

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

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

（○難去聲下同）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

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

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

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汙勞事○孔疏事之勞身若穢之汙物）

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

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

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視遠如近不憚其勞以事楚也）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埸無定主○埸音亦）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邱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觀音館○古觀國城在今濮州觀城縣西屬山東東昌府古鄠城在今鄠縣北屬陝西西安府）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姺西典反）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淮浦之夷其國名徐也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蓋周公已封於武王時而成王以奄地益之今志言曲阜舊城即古奄地或言奄城在縣東二里

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弑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晉建寧郡在今雲南界杜蓋極言其所至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不必禦止之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

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懦乃亂反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以不義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爲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會虢過鄭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禮既終即因而為宴不待異日也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

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也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脫吐外反○趙氏汸曰尨喻楚諸侯畏楚圖欲趙孟安徐馴擾之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比毗志反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水經注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亦名什谷隋置洛口倉於此今屬河南河南府鞏縣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孔疏冠者首服之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孔疏績亦功也遠績禹功者勸之為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知音智其

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弃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號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曾夭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以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賈音古）阜謂叔孫

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孔疏夫如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

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衝交道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 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産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好如字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 奸犯也○奸音干 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 奸國之紀謂傷人 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忌畏也 兵其從兄不

養親也。從去聲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吉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蔡蔡上素葛反說文作𥻦𥻦放散之義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

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后子享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報反○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船而度也孔疏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雍去聲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女音汝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

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艾魚廢反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於金反本亦作陰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愒苦蓋反翫愒即前所云偷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鄭爲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皙罪稱薰隧盟起）

本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皙強討之恐亂國）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阨於懈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共音恭）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以二伍當一車困翟于阨皆有克道也）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

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行音杭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五乘繩證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拒九甫反○道阨難于用衆制此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也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名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展輿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

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當在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北境瞀音茂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人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駘他才反閼於葛反○祟息遂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商人是

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地○參音森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孔疏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震本又作娠音申說文女妊身動也大音泰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屬之玉反○史記叔虞封唐侯子燮父改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

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洮他刀反○後漢志聞喜有洮水今聞喜縣屬山西平陽府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沈音審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禜音詠攢子管反○禜祈禱之小祭也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為祭處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孔疏言此禜祭祭其先世主山川主星辰者之神矣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以訪問 問可否 夕以脩令 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湫子小反底丁禮反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今無乃壹之 同四時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嬪御 其生不殖 殖長也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壹四時取同姓 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辨別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

〔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慆吐刀反○堙音因傅氏遜曰五聲以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過中者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五降而後非復正聲則鄭衛之音君子弗聽矣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

陰陽風雨而生○孔疏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 發爲五色 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黄發見也 徵爲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黄聲宮徵驗也 淫生六疾 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過則爲菑陰淫寒疾 寒過則爲冷 陽淫熱疾 熱過則喘渴 風淫末疾 末四肢也風爲緩急 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爲洩注 晦淫惑疾 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 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顧氏炎武曰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

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攺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犫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犫、尺州反、櫟、音歷、○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東南有犫縣故城、郟縣今屬汝寧府汝州、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廐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麇、使

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問赴者○應答也人問孰當爲後商所以答之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長上聲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從去聲皆百人之餼百人之卒也其祿足百人○餼音墍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厎祿以德厎致也○厎音旨○德大則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大小為差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謂以官為之尊卑也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傅氏遜曰齒猶齊列也辭曰鍼懼選楚公子

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走事存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讓辟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産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說音悅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

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庚戌卒 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雍去聲

經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董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季孫宿如晉 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公即位故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見音現 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象春秋文王

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以王于況反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節才結反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譽音餘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甘棠詩名南名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

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音現下見彊同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北十二里有中都古城西南至界休五十里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

劉氏炫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譏以示譏。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

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創初良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遽其據反傳中戀反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厭平聲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太史書七子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褚張呂反）子産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伉苦浪反儷力計反）請君無

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以國已通〕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顧氏炎武曰。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頗普多反〕○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邱〕○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

郳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雹蒲學反○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爲去聲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

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數所具反○劉氏炫曰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知音智）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質之二反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胡本反明也燿照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君若不棄敝邑而

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言正整選擇示情審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諸君臣乃釋服○任音壬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

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齊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爲陳氏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齊舊四量豆

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區音歐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蜃食軫反。賈音嫁。○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燠於喻反。休虛喻反。○服氏虔曰。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戲平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也相助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行音杭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乘去聲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殣音覲。毛詩作墐路冢也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言嬖妾之家其富尤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五姓皆卿續簡伯慶鄭伯宗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悛改也。以逸樂之過藏憂慼之萌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服氏虔曰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曰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湫子小反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苦代反○高地故為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讓晏子令不與張耀同識）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

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州本周邑隱十一年王以予鄭是時又屬晉）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一為禮於晉猶荷

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温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稱去聲）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

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按忌忌日也敬子桓公七世孫惠伯桓六世孫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更平聲人謂宣子子尾

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遠去聲）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

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其老不能復爲害○見音現種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比毗志反）○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按國君出書出奔春秋之常例）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子旗，子雅子。其父既死，必不免於危殆也。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嬀，九危反。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个，古賀反。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